

ZISE 紫晶

朝堂之上风起云涌，运筹帷幄；  
朝堂之下，美人心计，携十万勇士争霸中原！  
谁为谁，布下层层迷局，环环相扣；  
谁为谁，迎风而立，拱手河山……  
一曲爱恨缠绵里的剑气长歌。  
一场刀光血影中的美人心计。  
倾国为爱，剑啸光寒，是谁，  
终得了这如画的江山。

超人气慕容小九  
继《梦回千年之倾城》  
《降灵物语》后  
再推绝美言情大作



乱世

皇后

LUAN SHI  
HUANG HOU

慕容小九著

她是名满天下的凤大小姐，  
更是青泓国众星捧月的皇后，  
却在连天烽火下，  
悄然转身，  
任由万里江山雪红，  
风过无言。

紫色工作室  
紫色优品  
紫晶出品

C'S  
湖南

# 乱世白皇后

◎慕容小九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皇后 / 慕容小九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38-8300-0

I. ①乱…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638号

# 乱世皇后

---

编 著 者 慕容小九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大三千

---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夏夜书装  
版式设计 小小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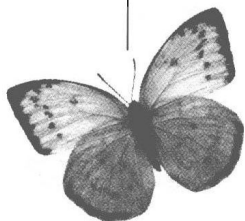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300-0  
定 价 22.8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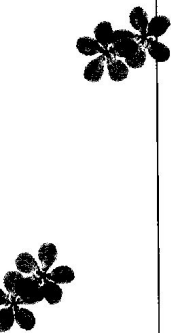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 楔子 | 001
- 第一章 序章 | 002
- 第二章 出城 | 011
- 第三章 天罗地网 | 020
- 第四章 卫七 | 033
- 第五章 边城秋易知 | 045
- 第六章 螳螂与黄雀 | 055
- 第七章 画角金戈 | 066
- 第八章 风生水起 | 075
- 第九章 月黑风高夜 | 087
- 第十章 北夜魔女 | 101
- 第十一章 故人再见 | 114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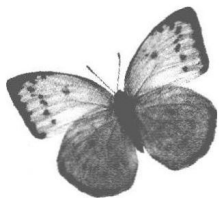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请君入瓮 | 129
- 第十三章 柳暗花明 | 141
- 第十四章 礼尚往来 | 152
- 第十五章 清露锁魂 | 167
- 第十六章 锁魂崖 | 179
- 第十七章 似若有情 | 194
- 第十八章 隐鹤谷 | 205
- 第十九章 扑朔迷离 | 212
- 第二十章 混乱 | 220
- 第二十一章 泓陵之乱 | 227
- 第二十二章 平乱 | 233
- 第二十三章 峰回路转 | 244
- 第二十四章 暗潮 | 255
- 第二十五章 真相 | 269

CONTENTS





# 楔子

XIE ZI

001

前方，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两侧是高而陡峭的悬崖，阴森森的似乎像要压迫下来，抬起头，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阴沉而诡秘。

风刺骨的寒冷，卷起地上的沙砾，还有浓烈的血腥味。

男子站在高处往下看，带着一种睥睨的气势，冷眼看着这场几乎称得上是屠杀的战斗。

单方面的屠杀。

远处的士兵已经溃不成军，追击的军士整齐有序地逼近自己的目标，手中的利箭，如蝗虫一般蜂拥而上，将原本就所剩无几的敌人冷酷地杀死。

漫天利箭如急雨般，破空之声不绝于耳。

溃散的人群中，一抹纤细娇小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水碧色的衣衫，乌黑的长发，手中紧紧握着一把长剑，似乎想与前面的士兵一起抗敌，但旋即被身边忠心的手下紧紧护着，往后方退去。

最外围的护卫被箭雨射死了，立刻又有新的护卫补上，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盾牌，保护着那纤细的人影。

男人静静地看着，英俊的脸上缓缓地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就像这带着血腥气息的寒风，冷得似乎能让人结冰。

他举起手，动作漫不经心的近乎慵懒，但身后的人立刻将铁胎重弓恭敬地送到他的手中。

“就算那些不怕死的侍卫能替你挡下箭雨，可这一箭，我看你又如何躲开。”

他冷冷地开口，微眯起眼睛，屏起气息，将那十二石重的铁胎重弓拉成满圆，搭弓上箭，瞄准了下面那被护着不停后退的纤瘦人影。

“嗖”的一声，箭如风雷呼啸，激射而出。



## 第一章 序章

大梦谁先觉？平生……

凤九眨眨巴眼睛，缓缓醒来的时候，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糟糕！睡太久睡糊涂了吗？

她想爬起床来，却发现自己的手脚关节都僵硬得可以，就像是……就像是睡了很久的样子，睡得都快成了僵尸！

……吓吓吓！怎么能这么想？这不是咒自己吗？

凤九立刻做了个百无禁忌的手势，然后才想起来，往四周看了看。

但一看之下，就怔住了。

这……是哪里？

为什么很陌生的感觉？

大而空旷的屋子，家具很简单，都是寻常可见的样式，一色的布置，乏善可陈，只是在靠墙的小几上放了个冰纹素白胎的瓶子，里面斜斜插着一枝红花，开了半朵，隐隐有暗香传来，清雅出尘。

自然而然地，凤九的注意力被那朵红花给吸引了过去。

记忆里似乎见过，非常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等一下！我是谁？”

“为什么忽然不知道我是谁？”

凤九猛地张大了嘴巴，瞠目结舌。

这个问题不但严重而且迫在眉睫，谁都知道自己是谁，可为什么她醒过来却不知道呢？

凤九瞪着眼睛使劲回想，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她打算回忆得更深的时候，后脑勺就一阵疼痛，像是有人在用力地扯她头发一样，疼得凤九无法再想下去，只好狐疑地伸手摸摸后脑勺。

手指触及，一个凸起的肿块，像是被什么东西使劲敲出来的……

“哪个不长眼的王八蛋敢敲我闷棍？”

凤九一边摸着那还在胀痛的肿块，一边咬牙切齿。正当这时，前方传来“吱呀”一声，门被推开，有人走了进来，听脚步声，还不止一个。

凤九连忙抬头去看。

面前站着三个人，她按照顺序缓缓看了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年约二十岁的美人，很有大姐姐的风范，面容慈祥，只是现在满脸担忧焦急之色，见凤九醒了过来，又惊又喜，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美人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慈眉善目，让人看了如沐春风，尤其那美人还正好关心自己体贴自己的话，那春风就更像是钻进了衣领里，浑身都舒服。

凤九看着那美人微微一怔。

感觉很熟悉，一定是认识的人！难道……

对了！一定是这样！不然她为什么那副担心又惊喜的表情？

于是凤九毫不犹豫地握住对方的双手，闪耀着一双纯洁无辜的星星眼，亲切地、甜甜地叫了一声：“娘！”

“娘？”美人闻言，一双杏眼顿时瞪得比核桃还大，脸色古怪，直勾勾地盯着凤九半天挤不出一个字儿来。

凤九也疑惑地看着她，满脸无辜外加求解若渴的表情。

沉默，还是沉默。

房间里安静得似乎能听见呼吸声。

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诡异的气氛，凤九清清嗓子，正想开口说第二句话，问“你们是谁？”可惜还没来得及张嘴，那三人默默地，很有默契地退到了门外。

一阵叽咕喳喳的声音，像是在商量着什么，凤九好奇地竖起耳朵听，却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不一会儿工夫，三个人再次走进屋来。

美人脸上浮现出无数黑线，走到凤九身前，低头看向她，神色越加古怪了，眼角还隐隐含着晶莹的泪光。

半晌，美人张开了嘴，吞吞吐吐道：“我……我其实是你姐姐……”

凤九静静地流下庐山瀑布汗，再转头看向第二个满脸焦急的人。

八九岁模样的小男孩，眉清目秀，模样乖乖巧巧，也很安静，一双眸子黑幽幽的，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凤九，抿着唇，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年纪虽小，但整个人有种奇特的、不似小孩子该有的沉稳和镇定。

小男孩见凤九也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神色间突然显得有点惊慌，连忙低下头去，过了片刻，才小心翼翼地问：“您……想得起我是谁吗？”

……谁？

凤九的回答是无辜地眨了眨双眼。



确实，这个男孩看起来很眼熟，说不定也是认识的。但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呢？还有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药香味，觉得非常熟悉……似乎在自己醒来之前，这味道一直在鼻尖萦绕去……

见凤九迟迟没有回答不说，而且还有两眼发直的趋势，那男孩轻轻地叹口气，低声咕哝：“看来是真的了……师傅，徒儿能力有限啊！”

凤九闻言甚感委屈。

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他们又不肯说，怎么怪得了自己嘛！

于是把心一横，再次闪耀着一双纯洁无辜的星星眼，亲切地、甜甜地叫了一声：“弟弟？”

文静的小男孩立刻变了脸色，不敢相信地死死盯着凤九，深呼吸，再深呼吸，使劲深呼吸，然后惊叫——

“您叫我弟弟？这这这……”

小男孩明显被惊吓不小，本来镇定沉稳的表情一扫而空，那样惊讶和不可思议的神色，倒显得他像是个八九岁的孩子了，而不似之前少年老成的模样。虽然那神情抽搐得就像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面部肌肉一样，然后一直“这这这……”个没完，愣是没把下半句话说出来。完了只能呆站在那里，看着凤九继续“这这这”。

凤九目瞪口呆地看着男孩就在自己面前彻底僵化掉，结结巴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难道叫他弟弟很可怕？

难道他不是自己的弟弟？

难道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是件这么惊人的事情？

难道……

凤九见小男孩惊愕不已，小小的面孔上满是惊惶之色，突然感到于心不忍，问道：“那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男孩刚说出两个字，抬眼看着凤九，终于下定决心开口，“我是元钧啊！娘。”

一声“娘”出口，脆生生响当当，也炸得凤九顿时“魂飞魄散”。

“你怎么把我也给忘记了？娘！”

元钧还在一声声哀哀切切地呼唤，可凤九早已什么都听不进去，脑子里全是一片“嗡嗡”的杂音。

娘？

难道她连儿子都这么大了？那谁是这孩子的爹啊？

还有，她到底是谁？是倒什么霉？怎么会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呢？

凤九困惑苦恼地抓头，正在努力对小男孩的话进行咀嚼消化的时候，耳边传来一个清亮悦耳的声音，很好听，语调缓缓，带着一丁点儿不经意的慵懒和漫不经心，轻松地解开了凤九的疑惑。

“你姓凤，单名一个九字，大家都叫你小九或者阿九。”

“哦！谢谢。”凤九恍然大悟，看也不看地就向对方道谢，但旋即觉得有点古怪，慢慢抬头看去。

二十来岁的年纪，年轻得很，不过——

看身材，看胸部，是个再明显不过的男人，可是那张脸、那张脸……

凤九看得有点儿发呆。

这人生得一张姿容芳华的脸庞，堪比盛放的牡丹，一双风情万种的桃花眼，眼波转动间端的是撩人之色，天然的妩媚姿态，漂亮得不像男人，却又货真价实是个男人。

男人也长得这么漂亮，真是没天理了！

凤九彻底愣住，可随后马上反应过来，脑中开始急速地回忆。

这人更加眼熟，而且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嘴角慵懒的笑意，都让自己觉得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熟悉，就如同呼吸一般。

他和自己的关系，一定不同寻常！

凤九一边使劲地回想，一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美男大饱眼福。

美！实在是美！

什么时候见过男人也这样风情万种的？偏偏一点娘娘腔都没有，举手投足间别有一番神秘的韵味在里面，叫人一见难忘。

可为什么想不起来他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呢？

明明觉得非常亲切，但就是想不起来，脑子里一丁点儿印象都没有。

美男见凤九一直死盯着自己看，活像八辈子没见过帅哥那样地看，终于忍不住眉毛一扬，开口了：“想起来我是谁没有？”

娘哟！谁说女人一颦一笑可倾国倾城的？眼前的这男人扬扬眉毛，就足够让无数花痴女人前仆后继，甘心拜倒在“石榴”裤下！

见凤九依旧傻愣愣地死盯着瞅，明显没把自己刚才的话听进去，美男再次问道：“想起来我是谁没？”

连问了几声，凤九这才听见，连忙擦了擦口水，快速把处于花痴阶段的大脑切回正常阶段。

“……”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几圈，脑中飞快地思考。

听语气，他和自己不是很熟，而是非常熟。

那么，根据推理这次不会再错了吧？

凤九于是第三次闪耀着一双纯洁无辜的星星眼，亲切地，甜甜地对着帅哥叫了一声，“大哥！”

噼里啪啦碰！

眼前摔倒一片。

所有的人都毫无意外地摔倒在地且抽搐不止，除了凤九这个罪魁祸首。

而且她还浑然不觉自己说错了什么，不解地看着正在地上挣扎的两人。

美人姐姐死死抓住墙壁花枝乱颤，小正太帅哥大字型趴在地板上努力地蠕动，美男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冲着凤九大声吼道：“谁是你大哥？我有那么老吗？我是你相公！相公！”

原来又错了！

凤九觉得十分挫败。

猜了三次，三次都错了，而且还错得十分彻底，彻底到屋内三人都满脸黑线……

“等一下……刚才那大帅哥说什么？说他是我什么？”

凤九猛地睁大了双眼。

要是没听错的话……

他说他是我的相公？也就是说——

搞了半天，原来自己已经是个嫁了人的黄脸婆？

镜子里的人长了张小巧的瓜子脸，精致秀气的面庞，双眸亮晶晶的，十八九岁，正是青春无敌的年纪，但脸色比较苍白，似乎刚生了一场大病，嘴唇也是淡淡的粉色，整张脸没有什么血色，显得有些虚弱。

身材娇娇小小，虽然因为生病的关系瘦弱了些，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健康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女孩子。

长长叹了口气，然后放下铜镜，凤九颇有点悲哀。

看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哪里像已经嫁人了嘛？而且还已经有了个九岁的孩子？算下来岂不是八岁就嫁人了？就算女孩子早婚，也不至于早到这种程度吧！那不就是赤裸裸的恋童了吗？而且，自己嫁的人，居然就是眼前这个名叫楚羽的人妖！

凤九死死盯着楚羽，两眼瞪得都快要喷出火来。

“你刚才说什么？”半晌，她才咬牙切齿地挤出几个字来。

“我说，我是你相公，就是丈夫，一般呢称是官人或者老公。”楚羽悠闲地盘腿坐在榻上，一边啃着当消夜的包子，一边若无其事地开口。

“可是为什么会是你？”凤九怎么都不愿意相信，毕竟眼前的男人一张脸比自己还漂亮。

“官人？还相公？”真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而且怎么看，这人不像是个九岁孩子的爹。

“怎么不是我？”楚羽忽然转过头来对着凤九笑了一笑。

那一笑，简直颠倒众生！

凤九毫无意外地刹那间失神，好在及时清醒过来，欲盖弥彰地咳嗽一声，继续问：

“咳……那我……我为什么会嫁给你？”

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而且要问清楚！

就算真像他们说的那样，自己不小心撞到脑袋摔傻了，失去了记忆，但突然之间钻个人出来口口声声说是你老公，总不能别人说是就是吧？不然这黄脸婆也当得太容易了一些！

凤九话音刚落，就发现楚羽飞快地扫了她一眼，眼神复杂，倒并不显得惊惶或者心虚，就是暗沉了一下，旋即恢复正常，若无其事地回答：“自然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郎情妾意、卿卿我我，于是顺理成章，结为夫妻。”

听到“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郎情妾意卿卿我我”十六个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凤九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激灵灵的一股寒气直从脚底蹿了上来。

……为什么会有种超级恶寒的感觉？

尤其是……从楚羽那张人妖脸嘴里说出来，这十六个字怎么听得那么别扭！

凤九越想越古怪，可对于丧失了记忆的她来说，不论怎么想，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干脆一屁股坐在楚羽身旁，毫不客气地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彻底无视楚羽心疼的眼神，边吃边问：“刚才你说我叫凤九？”

“没错啊，青泓国凤将军的独生女。”楚羽回答。

哎呀？原来自己来头还不小嘛！将门虎女，不错不错！

凤九闻言大喜，转念一想又问：“那你呢？是什么人？”

“我？什么人都不是。”楚羽笑嘻嘻地回答，没半点正经，“就是你凤大小姐的丈夫而已，无官无职，闲人一个！”

“哦……”凤九恍然大悟，“原来你是吃软饭的！难怪长了这样一张脸。”

“噗嗤！”

这话噎得楚羽当场就喷了出来，本想反驳，转头见凤九皱眉还在苦苦回忆中，眼珠转了转，立刻变了念头，顺着她的话应道：“反正我和你是两口子，这是事实，想不起来不要紧，过去的事情我慢慢告诉你。”

凤九听了，不由自主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那个大大的肿包还在呢，摸着都疼。

她忽然想起来：“我是怎么撞到头失忆的？”

而且古怪的是，自己左胸也有一道伤口，像是被箭所伤，还未完全愈合，动动手臂都会感觉到疼，只是，依然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受伤的了。

凤九认真地看向楚羽，但楚羽居然转过脸去，避开了她疑惑的目光，眼神游移，支支吾吾了许久，才小声地嘀咕：“那个……那个嘛！是有人暗算你，你躲箭的时候撞到头的……”

……有鬼！百分之百的有鬼！

楚羽这表情明显在隐瞒什么，让凤九狐疑起来，可还没来得及继续追问，楚羽那只狡猾的狐狸已经把话题岔了开去。

“这里是我一个朋友的地方，安全得很，不用担心那些要暗杀你的人追来，不过也不能久留，等你伤势好一点，就必须离开。”

“暗杀？”凤九敏锐地捕捉到楚羽话中所流出的讯息，揪住不放，连忙追问道：“为什么要暗杀我？”

据楚羽说，自己是青泓凤将军的独生女。凤将军在青泓国位高权重，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权倾一时，先皇也十分信任，那么会是谁要杀自己呢？

谁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杀自己？

凤九的疑惑都流露在了脸上，楚羽看了哪能不清楚她正在想什么，笑了笑，板起脸正色道：“有人要暗杀你，当然是因为你……”

“因为我什么？”

“因为你惹了太多烂桃花，欠下的风流债多得还不清，所谓‘爱你爱到杀死你’，就是这个意思啦！”楚羽脸色严肃，说得一本正经，但嘴里的话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凤九肯相信才有鬼！

意料之中的，鼻孔对着楚羽重重哼了一声，以示不屑。

当然，被楚羽这样开玩笑的一打岔，凤九也忘了再追问下去，而且也没看见楚羽转过脸去的时候，忽然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苦笑来，转瞬即逝。

对失忆的凤九来说，目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就算偶尔有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一种感觉，完全捕捉不到，也回想不起来。所以，当大家都聚拢到一块儿商量离开事宜的时候，她只能竖起耳朵听，完全没有发言的余地。

不过从三人的话里，她好歹算是听出了一些端倪。

目前，以楚羽为首的四人正处于被追杀的阶段，而且对方势力相当庞大，几乎是把他们逼进了绝路。

上次一场短兵相接，就几乎要了他们一行人的命！虽然在同伴的舍命帮助下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可凤九还是受了重伤，差点一命呜呼，好在身边有个精通医术的小正太元钧，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只是元钧医术再怎么精湛，也只能治愈身体，没法把小九被撞飞的记忆给找回来……

凤九双手托腮正在努力回想，一旁，就如何出城的问题，三人已经激烈讨论到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确切地说，白热化的只有楚羽和慧心，元钧夹在两人中间无奈地翻白眼。

“如今青泓已经完全落入了西炎国的手中，此处更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现在正全城通缉我们，尤其是小九，若不乔装，怎么能有把握离开这里？”

听起来，楚羽说得也不无道理嘛。

凤九抿住嘴唇点点头。

青泓？西炎？



凤九想起来，昨晚楚包子大略告诉过她，这片土地上驻立着多个国家：金越、青泓、西炎、北夜、嘉麟、东离等等。本来各个国家之间实力相当，时战时和，这样的割据状态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但忽然间，西炎国在新登基的皇帝带领下，与北夜结盟，大肆开始了对四邻国家的侵略，企图称霸所有国家。紧邻的青泓首当其中，猝不及防下被西炎大军长驱直入攻入京城，而青泓大军在边境被北夜军队牵制住，竟来不及回转救城，以至于被西炎占了青泓国都。青泓尚未登基的小皇子，也在城破之时下落不明，成为西炎和青泓目前正在寻找的重点目标。

而楚羽和凤九，也是被列为剿杀之列的青泓重臣遗孤，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才会被迫逃亡。

毕竟，他们还在西炎皇帝的势力范围之内，一个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再无翻身的可能。

而说到西炎的年轻皇帝，楚羽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恶魔！

凤九正想得神，冷不丁领子一紧，又被楚羽给拎了起来。

“你的意见呢？”他问道。

凤九还没来得及回答，元钧和慧心已经忙不迭地发表了抗议。

“楚……楚大哥，别对我娘这样凶啊，她伤才刚好……”

这是元钧犹犹豫豫的声音，童音软软的，听了就叫人从心里暖到骨子里。

“楚公子请你放开太……九姑娘啊！”

这是慧心抓狂的抗议声，听了就叫人从心里抽到骨子里。

楚羽统统装作没听见，翻了翻白眼，无视慧心的愤怒瞪视，扭头又问了凤九一次：“怎么样？你的意见？”

“呃……”凤九抓抓头，犹豫着开口，“乔装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听见凤九这样说，原本使劲瞪着楚羽的慧心忽然间像是想到什么，急忙开口：“我有个好主意！”

楚羽眯起一只眼看过去，一副不太相信的神色：“什么好主意？”

凤九倒觉得满感兴趣，连声追问：“快说快说。”

“不是要乔装出城吗？那小九可以扮成男人。”慧心笑咪咪地开口，“西炎要抓的，是身为女人的小九，还有身为人妖……呃，男人的楚羽，对吧？”她问。

除了楚羽之外，都点头表示同意。

“我刚才听见你先叫的是人妖哦……”楚羽有点不满。

慧心有样学样，也学之前楚羽那样无视任何抗议，然后继续：“所以，只要我们乔装之后，他们就抓不到我们了，因为不知道我们会装扮成什么样子，对吧？”

这次凤九和慧心还没来得及点头，楚羽倒是悠哉地吱了一声：“这主意还是不错嘛。”

这算是在夸奖慧心姐吗？凤九皱眉想。

“那么，你想让我们装扮成什么模样？”楚羽又问。

也许是之前的夸奖让慧心觉得受到了莫大鼓舞，再次信心满满地说：“我的建议就是，身

为女人的小九扮成男人，而身为男人的楚羽就扮成女人！绝对可行！”

此言一出，房间里顿时沉默下来，安静得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怎么样？不错吧？”慧心得意得很。

半晌，楚羽才慢吞吞地开口：“你说……让我装女人，小九装男人？”

“没错！”慧心使劲点头。

“西炎要抓的，是我和小九，一男一女。”楚羽继续慢吞吞地说道。

“楚羽扮了女人，小九扮了男人，也是一女一男……”元钩也慢吞吞地接上。

“咦？”慧心似乎发觉到哪里不对劲了。

“一男一女，和一女一男……”凤九最后概括总结，“这两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呃？”慧心被这么一说，才终于想到自己到底失误在什么地方，“不……不对吗？”慧心颤抖着小声问。

“当然不对！”楚羽、凤九和元钩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吼道。

“呜……”可怜的慧心咬着手帕，自觉地蹲在墙角默默忏悔。

三人见状不约而同地决定集体无视她，很有默契地转过头去继续商量出城大计。

楚羽道：“不过慧心的话也未必全都不行。”

他低头想了想，脸上缓缓露出一丝笑意来，然后对着凤九，漂亮的桃花眼弯了弯，优哉游哉地开口：“你就等着当新郎吧！”



## 第二章 出城

平心而论，装扮成娶亲的队伍，是比简单的女扮男装要好混出城得多。毕竟，西炎要找的是两男两女四个人，而娶亲的队伍男男女女少说也有十来个。

树叶要藏就藏在树林里，这是百试不爽的真理。

可是……凤九还是觉得有点诡异。

伪装成娶亲的队伍，这没错呀！但为什么，坐在花轿里头盖红帕身穿大红嫁衣的人，会是楚羽那个伪娘？而自己这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却要穿上男装骑在马上扮新郎？

“这样，就算是双重伪装了啊。”楚羽笑咪咪地解开了凤九的疑惑。

双重伪装？

凤九看看扮成媒婆的慧心姐姐，再看看扮成小丫头一脸沉默的元钧，最后看向一身凤冠霞帔的楚羽。

越看越觉得别扭。

虽然慧心扮成媒婆八卦不足漂亮有余，虽然元钧男扮女装装成丫头倒也看不出什么破绽，至少还算人模人样，但楚羽……

他正掀起一边大红的喜帕，从下面对着凤九抛了个媚眼，脸上抹了厚厚一层脂粉，几乎连本来面目都看不出来了，捏尖了嗓子娇滴滴地开口：“相公。”

顿时吓得凤九差点没从马上摔下去。

娘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

凤九忍不住嘴角抽筋。

娶亲的队伍吹拉弹唱，开始往城门的方向行去。

凤九骑在马上挤出一脸所谓“幸福”的笑容来，心不在焉地随着队伍前进，可刚到城门，却被守卫的兵丁拦下。

“站住！”

守城的小队长高高举起一只手，阻止了队伍的行进。



凤九不由得回头看了看。只见慧心已经夸张地扭着腰肢走了上来，靠近那小队长，媚笑着开口：“官爷，这是怎么啦？可别耽搁了新人的良辰吉日啊。”

老实说，慧心演起戏来还真是投入，敬业得很，活脱脱就是个职业的媒婆姿态！

凤九一手摸着下巴感慨。

他们真的是在考虑逃命吗？可为什么自己总觉得更像是在玩快乐的换装游戏？以楚羽为首，玩得那叫一个投入加高兴。

凤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觉得自己很无聊，这种时候还有心情胡思乱想。

慧心美人计似乎没起什么作用，虽然她掂着绢子猛抛媚眼让那小队长短暂地失神了一下，可那小队长马上就装模作样地咳嗽一声，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来，大声斥道：“去去去！无论什么人出城，都必须盘查审问，管你是娶亲还是死人呢！”

凤九不露痕迹地退到花轿旁，略微侧低身子，小声问道：“楚羽，怎么办？”

“别轻举妄动，看看情况再说。”花轿中，旋即传来楚羽低声的回答。

凤九点点头。

这时，小队长带着两个属下已经来到花轿前。

“里面是什么人？”

“新娘子呀。”慧心连忙过来赔笑道。

“下轿，也要查看！”

“这……”慧心一副为难的神色，还想分辨几句，可看见小队长唰地将雪亮的刀刃拉出了鞘，立刻兴趣地闭上了嘴。

楚羽倒也机灵，乖乖地下轿，然后和凤九等人来了个排排站。

小队长—双眼睛看过去再看过来，最后把目光落在凤九脸上。

“你是新郎？”他疑惑地问，“可本官爷看起来怎么觉得你比一般的新娘子还漂亮？”

凤九挤出来的僵硬笑脸顿时抽搐了一下。

“新郎都这模样，那新娘会是什么样？”小队长不依不饶，“给本官爷把盖头揭开！”

楚羽扭扭捏捏迟迟不肯，那小队长连吼了几次都不见她（他）掀起盖头来，又把刚刚还鞘的刀拉了一半出来。

“你揭不揭？”

楚羽这才羞答答地掀起了红盖头，眨着一双桃花眼，表情是完美无缺的新娘娇羞状。

“官爷……”他捏尖嗓子娇滴滴一声，凤九顿时只觉一阵恶寒，鸡皮疙瘩“唰唰唰”地掉了一地。

那小队长却目瞪口呆，愣了半晌，才勉强吱声。

“新娘子……比新郎好看！”他看了看楚羽又看向凤九，“果然真的是娶亲的！”